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

行狀

程次公行畧

墓誌銘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奉宇蔡

公墓誌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誌銘

秋田汪翁墓誌銘

司城程公墓誌銘

程毋咎孺人墓誌銘

斷香銘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李毋曾孺人墓誌銘

祭文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大公文

祭同年龔圓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堂祭本生父文

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堂祭亡弟叔靜文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

錢塘陸雲龍甫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程次公行畧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明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醴于淮。淮人惟恐其不准。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各道。賡更名希臯。字幼和。別號斧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

朝推

鍾伯敬全集八卷十

先娶于唐生道文。又娶于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滌。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策于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

應前所不任
人

將入客日妙

入貲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
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畧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而報
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
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
可施。改其醜于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
一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
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曰。仁心慕義。賢士大夫樂
與之遊。嘗貸某孝廉金。辛丑孝廉成進士。卒于邸。舉
券焚之人。以此知貸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

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于賤而富者。躬囚服出埋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隣。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予門者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卽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稔。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爲之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

子會計者又死。顧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姑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一無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囊照俗。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

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瘠而神王。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卽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某公外暢而內檢。有至性。毋于唐忘其非已出也。喪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產。兄所欲予之。所棄乃取之。有屋某所。兄欲之。而難于發口。居間者謬其詞。

既而知其故曰此易耳。速推與之。仍具千金佐讀。蓋兄亦諸生中嶽嶽者也。兄死而視其孤有加。其內行如此。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于一時年位高名夷然不問。而責于予。始一歲中。月數拜予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憮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以豪朗二字定其目。下俱能借事出之。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
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
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三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
數字而後絕爲一紙書遺其尊人榮期翁曰必鍾子
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
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謚
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
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

于諸生間。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讐之必矣。差得志于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于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于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鷹。封文林郎。鷹生某。以進士爲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

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掌
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所過書十行輒了
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
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譽傳寫而君
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
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
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有間也其年
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議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
爾君尚自如然其文畜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

雖云世之
忌倘亦有
之陳者

史敬承。西安公。故雅遊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目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王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脇以衆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于有司。皆高等。忌

見女者目以
爲奇

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詘。而
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
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
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
且。祇稍能自由語。輒詫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
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長。
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
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
君辭應楚鄉試。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于詩。君

可以知太易
之詩矣

秀羸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于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徃徃自托于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釋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雜。霸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魄之氣橫佚之才。真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覲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

無可勝賴
彼爾爾

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
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
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
試。傷尊人心。與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
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
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削牘。奏記主者。
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
律二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面
而呈。同口而出。嶽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謗言那足憑

如此得謗矣

道者今必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妬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己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于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口語諸事或自招婁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于廉無雜交雅重識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

奈何哉此紛
紛鬼蜮

妬固無端
亦浮好

間酌贈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
太易有重名足以休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
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
不借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
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
子譚卽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
結譚君卽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己亥娶于田丁未
卒有子一人名神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
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

才不能展於用。余以天假太易以年。其所失職于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聞。卽所得志于詩者。不能遽有加於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差獨富開卽享詩福。富卽專詩名。是區區者。而亦竟奪之造化。亦太奢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

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
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
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
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
所○附○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
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
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
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矯○太○易○命○爲○今○稱
云○銘○曰○生○失○職○于○諸○生○而○得○志○于○詩○女○有○以○自○樂○也○

可作高卑歌

劉作華全集卷之七
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子手後子存
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
烏知夫誰乎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
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傷
寒風墟落來冷冷穿松篁聲淒不易達委婉生淒

一文學耳人忌之天忌之良可痛矣著其礪行存
心可解于人矣又如天何此誌之而刺刺不能已
也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宇蔡公

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子言。孝廉至性而習于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

詳譽各有其體

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觀先生論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滌歎郡邑郎署中自有具將相眼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宇。家世沛人。五世祖楫。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書。四傳生俸。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人。

是真讀書不
借括帖以作
一時者

與兄弟燕談數以已意于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斲
之曰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
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
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
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
十有一慨然有經世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今可
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
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
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

觀破軍事
至此更遠也
慘

經濟

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狗從來邊患坐此。猶性獷而撲。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于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于藏。

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劫而夫
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
其隣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
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
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龔
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餉
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
暫得報罷。皇陵側有居民數十家久矣。中璫利之。
以爲且蝕陵。徒之便。公覈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

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
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
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
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海廢不下
數萬可餽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
摧崇文門稅不敢取其贏充長官筐篋監兌湖廣遷
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拳奩中物
儼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
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

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爲
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
亭于縣東偏之高村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
月宜娛老宜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戶悠然老而
嗜學不與不葢安步里門與人言依于義期以德化
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葢其經世之
志薄試于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
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
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

能節取人正
善用人者

能節取人正
善用人者
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
疑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
用趙魏老將焉取之蓋釐夙蠹則主持正破拘攣則
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
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歛手曰某作永吏則言
永事相公宰天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
也一郡無事何補于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乎使
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則天下
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

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于諭夷平糴清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于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

集賢堂
十八年卒子六人。

志以志不朽也。如此言論行事不可不朽乎。此正善志其大者。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劬尊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劬所爲公狀。槩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惺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廷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

珮。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于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屹如有巨人之志。叅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公爲國器。叅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叅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退然仰家。督鼻息。田取其汚萊者。宅取其湫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實寒。暖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叅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
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
女之。公跪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
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
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計歸。復
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倉
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異
以積誠于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寤。服闋。程孺人來
歸。惟布操作。佐以薪膽。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

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
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餽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八
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伯兄
改倅桂陽。始恫乎有憺于厥志。出其子請業。而公喜
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
倚辦于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于先產無所益。尋
亦鬱鬱卒。公勸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
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侄師友。
適館授祭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肝江先生以

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然善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貲汚吾兒。且見子終由膠庠起。其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于試時有利鈍。而公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無何。民部果以文受知于鄧銓部。心虞。

侍御二個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
部舉于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爲壽。
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士。授官民部。
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白吏子孫。出督餉潞河。有
所務。闕大司農李公以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
削牘乞歸。視公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己。尋以考滿
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
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
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

煩之然拜于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
子姪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
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
而逝諸子孫奉茗椀環侍領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
月念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念六日寅時得
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于鼻端于
榮利淡如也嘗啓笥見金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
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餽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榻
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乃伏莽司公

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欲甘
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不能見子。其
感人如此。家宰馬公鍾陽。舊令姑孰。與叅藩公石交。
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
夏耕桑。秋冬讀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
學爲文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善人。沒
之日。已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程孺人。先卒。生
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

錮官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某
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
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程
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公以爲同
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銘曰人有榮
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
闇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覲
樸呐友愛宛厚可挹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涓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于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後汪氏。請于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于子。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子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子覽翁。所以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

以一節以敘
卷十

其言曰。尊素所以交于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闈。翁械佳墨餉太質。佐間中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于寓。未入門。見有張筵月下者。遽引太質。裾同入。坐曰。子良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于翁寓。如其家然。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與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于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良榕。字文盛。榕弟文質。卽太司馬伯玉父。翁于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

五十有倦于家政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
廣陵好客戶外屢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
別圃于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館之
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寇爾瞻李太
常本寧皆稱之歲己丑大禋道燿相望翁遇其骨卽
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
之骨翁捐金數百成之家固素封爲淮揚鹽策祭酒
屬一宗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
且寘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人以繼

窮且死妙處
了無與望之
心

賢者與人相
與便欲脫其
人于流俗

以拂已爲助
翁之勝人處

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逋。索。者。如。追。寇。
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而。翁。代。人。償。其。負。若。子。
難。之。戊。午。冬。太。質。與。翁。偶。晤。于。淮。揚。郎。中。之。客。衣。履。
相。籍。有。聲。問。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
太。質。謂。翁。徽。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一。
徽。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構。圃。捐。與。
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悟。曰。予。交。太。質。今。
始。得。其。助。乃。謝。去。郎。中。客。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
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

學之有徵者

鍾伯敬全集八卷十
二十三
濟而以馴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于外者
七年。翁挺身出自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園中。
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忌日。見子侄
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中樂道人善。不喜舉子
業。見人長于此者。弘獎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
太質其一人也。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于病榻。
曰。子交汪翁。子無與也。子不敢以子之文代子寒交。
情然。予有請焉。子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喪四子。
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仁人有後者。且爲

子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焉。作墓史。

終是爲太質。塞交情。不喜舉子業。而弘獎長于此者。是其可銘者耳。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于白門。在遊
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秦淮別舍者凡
一年。所性寡交。于賢士夫鮮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
其于程氏賢者。久亦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
也。恨未與之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
王太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文
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時不甚相
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其時予猶寓仲秩

所也。子何以遂不與公交。交臂而失一賢者。是子之過也。夫乃力疾爲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于東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取予。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學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爭清華于衣履間乎。與二三同志。通勉于學。尤留心當世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通籍之日乎。吾寧渠能面墻以冥冥決事也。于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在早休沐歸。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覩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酒。時已老。授其柄于公。伯

兄上林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寅。公父以壽終于里。三子皆在外。窀穸之事。億辦于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于會計。乘田之于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得親民。

西是異秩所
難

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懾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嘆人材限于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肖臺如南昌晏公傳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爲孺人，既得請，卽乞身歸，曰：吾

漢河云善息

祿不逮于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于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日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策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與鹽政由此振裏糧策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馳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儒者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兼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月六日距其生

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
內行醇備○儒而官○官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
伯氏早亡○無繼○魚菽之祭○躬率子弟○膳之○勿使其餒○
仲氏病于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至○
則後屬纊○一月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周身周衣○
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侄○奉其櫬歸○教其子以經術○
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其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
配曹繼汪○皆稱孺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
之資○如曹之有子○而爲公置媵○事舅姑得其歡○曰天

收歸公

一銘雋甚

錫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巴子見鞭
箠則念膚體聞叱訾則戒口吻且屬巴子以事父友
見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之道也周公福德所致耳
銘曰嗚呼諸生耳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
出處之道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
作人之初意也豈非公平吾是以思其人而憾未之
逢

秋後園林枝葉似少生意矣而霜黃露絳其色亦
自可觀

○程母答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
郝子荆以詩請于予。讀之。驚嘆。得未曾有。子荆曰。未
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答孺人行
實也。子笑曰。程子欲以詩贄于文乎。以詩贄文。類相
從也。遂志之。志曰。孺人姓管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
人。蓋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矣。
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奇孺人。爲之相攸。而凝之先
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爲祭酒。有邊商所爲不

法妨內商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真吾脩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惟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于儉。不能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兒父脫身千里外。曠歲不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于藐孤。

得此一應前
段俱生動矣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凌。卽遣入太學。而
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衰凝之頗。以隳
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
讀。口得無以此減產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
未喻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
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
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
從。莫不依之。無缺。婦凌初舉一子。殤。孺人頗以弄孫
爲念。命置三勝。教諭諄諄。婉變當凌心。相與內嘻嘻。

嗃嗃俱不聞也。疑之異母兄弟。入人服鳴鳩之教。相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宛若閭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女一。適司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于鼎功。凝之先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旣志。孺人墓仍力疾。

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贊文
之意也。銘曰。徽有婦。晉有女。父若夫。俠而賈。考終哉。
文士母。

以詩贊文。春夏詩書之力也。夫固託教子以不朽
哉。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巳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脩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閑

寫出女人語之神

詩料

絕妙詩評詩
評中未易得

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適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曠。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胃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

一折如九疑
在望曲幽生
悲

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頓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
所不常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
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
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
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
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
所終也乎噫

銘處雅如其詩風葉石泉悲鳴宛宛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嗚呼。此奉明詔所表雙節夏門夏侯氏。暨其婦王氏墓也。夏侯爲民部夏孟嘉祖母。而王乃其繼母。萬曆癸卯。予舉于鄉。出前京山令同安林負蒼先生之門。而民部亦其所最賞服者。曰成進士。獨此二子耳。民部卷偶爲主者。塗乙數字。遂置之。林先生每與予語。次未嘗不拊髀嘆。持杯進食。口喃喃。及夏君也。甲辰。予過省。先生與民部晤于京山。其人秀羸清挺。骨稜稜。不獨文士面孔而已。越天啓辛酉。民部始舉于

鄉壬戌成進士。魁南宮。奉使過里。始寄子雙節事實。以天人之際。推之民部之賢而貴。雙節之報也。而予以爲不盡。然何以明之。凡婦之貞。從夫起念者也。代夫爲子。則孝。代夫爲祖父。若父則慈。故曰未亡人。未亡人者。宜亡而不卽亡之辭也。宜亡而不卽亡者。何以終其代夫之事。達其一念所不容已于夫者。而貞婦之爲貞畢矣。苟有以畢吾貞。卽孝與慈之名。不立可也。孝慈之名。可不立卽貞之名。亦不立可也。又遑計其子孫之賢與貴。身後之知與不知。與知明。

得貞婦之應
心

詔之及與不及。墓之表與不表哉。乃民部猶以祿不
逮養爲終天恨者。此自爲人子孫必至之情。而予謂
二母之若不欲待養者。似于宜亡不卽亡之中。止求
一可以亡而不必食其報也。特爲文表其墓。且以廣
民部之意。其辭曰。夏侯氏。孝感縣人。適同里夏某。民
部祖父也。年二十七。喪夫。哭而嘔血數升。頭觸棺。欲
碎。必與共命。念姑在。又有遺孤。某日。苟如此。吾夫何
以爲人子。與爲人父。忍死靡它。移棺寢室。設衣冠巾
履。旦夕上食。臨如生。浣織以食其姑。課其子。始亡。治

喪易而戚。不知其嫠而貧也。久之子長矣。補諸生。娶婦有孫。亡何婦卒。繼娶王氏。卽與其姑以雙節俱表者也。亡何子又卒。撫其孫如其子。卽民部也。婦王雉經者數矣。姑救而免。尋自念有姑在。子雖非吾出。夫之遺也。苟如此。吾夫又何以爲人子。與爲人父。自矢與姑相依以死。有欲奪其志者。破面斷指拒之。乃已。姑病請身代姑死。凡孀居五十年。王瘠已甚矣。赴墓一哭。日永亡人。乃今可以亡矣。遂絕孀居。蓋十有五。年云。邑父老子弟上其事郡邑。郡邑上學使。學使上。

巡按御史御史疏聞事下禮部禮部覆核如御史言
請旌如例詔曰可表其門曰雙節民部之友鍾惺
聞其事作而歎曰傷哉夏氏代有天者若留人間之
福澤爲民部長養名位之地又代有貞者若留人間
之節義爲民部磨鍊心性之資民部異日隆貴爲國
家蹇蹇之臣以明婦貞之效至于作忠此民部之所
以報其祖母及母者卽祖母與母之食其報者也爲
銘銘之曰婦一貞耳孝慈作忠佑啓後人蹇蹇匪躬
夫如是乃謂代夫之終

著如石之貞心。矢忠之至理。識想俱踴超處。
忠孝慈總完一貞。識論直可不朽。筆端胸次盡具。
一片空靈之境。

○○李母曾孺人墓志銘

予先世自江西吉安永豐與吉水李氏同徙景陵縣之皂市皆用質行著于閭里李氏之貴自方伯五華先生成庚戌進士始方伯有五子成進士者二舉孝廉者二爲中秘者一貴甚矣然皆出自側室五子之子又皆出側室中秘在五子中最少顧先有子子長者爲宗儒諱營道出側室曾孺人前宗孺生者女二人一適龍門令王某一適茂才吳某後生者女一人適茂才郝某宗儒有子玉文玉衡又有孫孺人皆及

人多誌于後
而此指于前
亦局之起與
處

見之而後以壽終在天啓癸亥六月十六日距其生
嘉靖庚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四云是月卜葬
蔡山宗儒爲狀請于其友鍾某志其墓志曰孺人姓
曾氏麻城人父徙市中其人長者以求子歲禱玄嶽
夢吞一李子而生孺人異之謹爲相攸方伯公聞其
良家子有福德聘爲中秘公側室是時元配夏孺人
來歸三年矣性嚴察徃徃用理家方略部署諸妾媵
默寓其操下之意使人不能有言孺人首承其盛屏
息不暇步隨目徃或躓而起夜聞咳唾嚙而應夏怪

其謬恭不誠。辛巳適王氏女生。故事貴家男女雖多。產必備乳保之員。是時中秘兄弟方艱嗣。又初有女生如男。夏故裁之。使自乳。搜剔家務。貽肄埤勞。雜作無時。女呱呱于床。不時相視。如寒乞家子女也。癸未次女生。夏用前法。孺人以哭父病。暑月蓐坐。適有天幸得無殆。若見玄帝。仗劍以身翼之而去云。又二年乙酉。生宗儒。宗儒男也。而又長。孺人安卑處。嗇若不知有子者。中秘家僮千百指。取馴謹者數人。備洒掃而已。其他黠幹者。置不問。孺人亦無所用之。中秘

後庭曳綺縠。孺人椎布如故。歲所給。周身而止。衣常
數澣。不知千金籌量爲何等。宗儒早慧。伯父本寧先
生愛如己子。携入邑讀書。友諸名士。丁酉補諸生。孺
人戒曰。我慣見汝家簪笏濟濟。一青衿豈是自晝。宗
儒下應鄉試不第。乙卯有子玉文。玉衡復補諸生。孺
人戒之如所戒。宗儒者。戊午玉文廩于庠。己未宗儒
與玉衡試列高等。宗儒自念數奇。雅不樂與兒輩爭
升斗之餼。遂入北雍。署司成蕭山來公。取冠多士。欲
畱應京兆試。會遼警。烽火達關門。孺人呼宗儒歸。曰。

固是聖人
真神

兒久試不第。如造物何。吾亦老矣。曷勉冠一進賢。揖
酒。吾前乎。于是拜爲臬司幕。孺人素善病。然亦以性
寡營。得靜攝之效。今年癸亥。元夕燈宴。忽忽不樂。遂
有明年知誰在之感。無何。病日進不衰。五月。感里中
虞道人焚身西歸事。曰。淨土在是矣。吾亦從此逝。呼
兩孫及曾孫前。吾無憾矣。遂瞑。檢篋中。惟敝珥敗屨。
分諸侍者。以爲遺念。孺人事佛謹。四十二章。皆令子
孫說其大意。事有相忤。一呼佛號。消之。如割水吹光。
歲所布施。自出心力。非粟尺布。不取于中。秘公偶俱。

無猜。尤善宗儒弟宗文之孫。宗文才不啻如已出也。宗儒之狀孺人也。曰自吾先君宦遊四方。盡室相從。孺人常家居。是謂拙守。室中藏侍者。望腹而飽。孺人以常賜自給。是謂拙取。諸得幸者。不無借中秘。公寵靈。孺人終年閉門持誦而已。是謂拙藏。男女內外孫十餘人。嫁娶皆名族。六十之辰。一時名碩如少保周公。少宗伯董公。光祿卿秦公。錫之名篇。是謂拙得知。母莫若子宗儒之謂矣。惺中年而喪壯子。或勸廣妾媵。爲後嗣計。子答曰。此未易言也。凡事賢貴人妾生。

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嫡者也。廢生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妾者也。今觀李氏自方伯公來爲宗儒王母者如匡梁二夫人爲宗儒母者如曾孺人其母儀婦道如此。側室生子可易言哉。可易言哉。銘曰：壽六十有四耳。年二十六而始有子。子復有子。子之子又復有子。三十九年取精用物備生之終始。此固兼多身歷百年而不能有比者。嗚呼！以此考終其亦可矣。

只說歷境之難。自見宅心之苦。善于映帶中彰人。

美者。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
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
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偵者于途有
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
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
使者問故噤不能言食者頃曰予何爲是惘恍者悻
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帷
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

將疑將信欲
信不敢信非
情至者不能
有非情至者
不能寫

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悖○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
爲○真○狂○真○悖○真○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
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
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
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
成○聲○其○辭○曰○嗚○呼○某○于○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
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
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
來○座○主○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見非尋常之
唯語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某○所○知
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人○嗚○呼○某○何○足
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
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
先○生○每○借○論○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
人○外○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機
鋒○相○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阿○亦○時○有
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而○且○以○爲○相○成○吁
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

足兩人際出
成處

某亦以期之求我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于經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于先生廣處恒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意識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

歷舉相成相
明之意何限
悲哀

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感激。酌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遺先生。畧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

了
遇世事煩了

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其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修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

亦悲亦憤

應了于牛齋
丹陽志

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于數日。死而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者。爾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其喪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

日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慰先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叅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言聞所欲言寧渠止此

然某所欲言于先生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聞于先生者如饑者于食病者于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可與陳情出師二表共傳真非一切座主門生所得至也情深疑晦意慘疑秋想筆端楮上應有千
點淚痕。

兩人經世深情鉅力亦著一斑。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舍飲。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東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紬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愔性。

高視濶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異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疎。子能審余性。關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涉世良法

箴規切至矣

而又况且有非意相于者。吾以瑱爲規戒子。恐以居
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婚。無已而移書友人。
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
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
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
客死。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騰下使婦人行哭。固
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
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
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

靈○後○死○者○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
泣○心○力○所○可○盡○使○存○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
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
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
持○身○涉○世○之○法○朋○友○之○情○可○云○已○撮○其○至○極○者○矣○
怒○濤○激○石○其○音○悲○壯○

○○○告亡兒肆夏文

淚珊珊下座
而不可拭

一股至情

自八月十二日至念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日矣。口
念兒名。心憶兒事。見言目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
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
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
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恍然不省兒亡時。時
聞兒母哭聲于帷。聞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
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焚倩
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真亡也。

哉。于是不得以兒爲亡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與世所誑其生而利其死者。豈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死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閃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于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女之巧于愁。我苦我誑我誤我閃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

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疎眉。脩
膺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
棺。使村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
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曠
澹人也。于世無所係。見女不驕。不怕。好弄亦好讀書。
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
熱中之人。且精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
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子得以遊戲文史。逍遙間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游。暗室

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
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
豈遂效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
方外之游。吁。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
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于游
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
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徃因。有倫有脊。有
稝有委。條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
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

語柳之恩痛
想思折

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畱若復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媿。反真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

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見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顧況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况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安孰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

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游。女若
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
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願
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凜求
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
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
見其闕之。

合三篇觀之。皆情生之文。故能酷至如此。然使非
文人。恐有情。而又不能出之。疊疊也。語甚鬼而甚。

痛。

一篇鬼話。煞出苦衷。不如此何以稱父子。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
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
午其子之友鍾惺借弟恮快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酌
其靈而日爲贊饗之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
予與公自爲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
公自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諸
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游不屑有所
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言而客不能自匿

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予與友夏何言也。詎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衣冠喜出迎。酣暢謔浪之聲。達于外。而公歿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出不必值公之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妥其靈。若有所

徇而不知此正子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子之效也。公達于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暢譁浪之聲者。吁嗟斯深于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吾言乎。

直出尋常楚些之外而抒其胸臆。

○○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丐彼囚。于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嘻笑抒其悲。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侄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侄拜于家祠。且暮事耳。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請先靈于數千里外。勞其往來于且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于此矣。官則不同于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暮之想哉。用是于

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于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于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死其親。故喁喁然如與祖先而面訴者。

悲酸欲淚

雲疑怨氣雨
絲淚痕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卽神鬼亦欽
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
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遶膝
兒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照顏歡樂喜時短而戚時長
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捨地之
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沒止二
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
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

獨有荷台卷一
屋。嗚呼哀哉。尚饗。

數語極簡勁。所云動人慘人者。固不在多也。
想運筆時。阮生之血隨嘔矣。

○○○堂祭嗣母陳宣人文

嗚呼吾母。今得合葬于顯考一府君之墓。且以亡孫肆夏從矣。此時此中何忍言哉。何忍言哉。惟母育子。恩勤僅免。腹胎之苦。爲家拮据。誰非口手之貽。奈我皆爲蔚有負。劬勞棘止。爲薪深慙。聖善卽在殯之有年。知藏魄之無狀。歌虞已在明日。上食不過今宵。至于孫肆夏者。祔則未安。祭或沾墻。間之瀝。殉乃相似。嗚。豈知穴外之悲。人感眷屬之離。鬼喜兒孫之近。嗚呼。此時此中何忍言哉。尚饗。

是嗣母那可
不易

都不放過

鍾伯敬全集入

卷十

簡核妙處字字皆珠。字字皆可隕珠。

烹鍊苦心發聲皆慘。

無可奈何之
語益悲哀

直見死樂不
知死悲

○○○堂祭亡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
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
見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妾妻近依
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
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奇窮如故。頗賦無營之
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
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
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之善惡榮衰之際。子

鍾鍊之語原
益人學苑

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錄
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
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益遠勝于世壽
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耽孺嗚呼何可
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
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
于今宵住世之筭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
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揖手羣仙
嗚呼何可言哉尚饗

極切極奇。極趣極痛。
月夜鴻聲斷續來。霜朝楓葉紛紜改。酸眸刺耳不
是尋常聲色。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圓通庵募緣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画祖像疏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薦亡兒肆夏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頌

談口施食頌

偈

攝山偈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銘

扇篋銘

竹鎖銘

又

鏡鉢銘

開天容墨銘

瘦鉢銘

又

夢中硯銘

贊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又

沈全吾大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章晦叔像贊

畫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自題贊

曹太公像贊

李宗文像贊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一

錢塘陸雲龍兩侯父評定

陸敏楫生參閱

○ ○ 圓通菴募緣疏

二語可破前
人可堅慕者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
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松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
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
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邨而近市僧多雜俗宗
僧性慧始事剃披遠勤拮据感龍象之泣奠信者之

鍾伯敬全集

卷十一

一

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
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處。獨。在。施。者。多。而。太。倉。少。
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
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簡。肅。老。比。丘。登。壇。說。法。

小。小。構。結。亦。復。照。應。體。故。緊。嚴。

寫出疏境
界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湖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
船窓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卽不以爲佛國。
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
積僧。僧必置田飯之所。發願作玻璃閣。閣計其費可
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
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
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
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

關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窓
間樂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
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暮
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
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
地之不束禪。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戲質之。老岸并
出是疏廣之。

數松映水。杰然清老。

拈積字堅義

辭義無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
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
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
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讀也明矣今檀
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
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
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
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

解 結

辭類

不敢以三
信諸僧亦
以諸僧樂
三

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洗破積經之疑。便生施者之慨。

語數轉而不覺其複。可想行文之妙。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怪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輕其身而重於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壽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真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

爲守之之道也。是以古人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人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楹、楹弟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威儀嚴慈，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爲也。人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表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

裝裱之於畫。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
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小小緣事。却有至理。理之所載。可以不刊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購牛首羅漢殿。夫衆生黑業不同造于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蓋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

洋破慳圖矣

語香地而編
有致

龍抄卷第
喻其筆

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戡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戡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于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既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巧而辨。慧而理。勝持。疏之。髡。
枝頭。巧語。關關。出醉。殺持。柑客。不醒。宛轉。勸諭。退。
谷應。不懼。身陷。綺語。之業。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上而止也。使止于其身。是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矣。于祖之義。何居哉。祖之教。既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滄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嘆。告

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

是處兒孫。皆可供養。便是祖字之義。一提出自可生其趨赴。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于多法處。乞于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于少法處。施于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于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于少法處。

機緣無妙于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僉弊無法。請于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僉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于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于菩薩自往之勞。其踊躍助顯施之惟。

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阿育浮圖層層俱發寶光。如登浮圖級級具有勝處。

機鋒委宛而銳利。最能引人歡喜想。而斷其慳吝心。

非大見解人
不能道

誰云釋教無
父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犍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餓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

三屬至遠倫
出于尋常

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孟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于水際作孟蘭盆會。持尊勝咒。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

妙法無上經

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爲庸愚設教。那得不出于欣與懼。佛教未始非也。沉實有以作人孝慈乎。若必欲誣之反不見通透與平實也。

○ ○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
佛殿後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且國中莊嚴第一者。
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往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
惺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殫極弘麗。
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
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興。聖主大雄大
悲。必有憐于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于以解其結
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于火六十年。

而牆壁兀兀然。立于烟霜風雪之中。劣得不什者。蓋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興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濟縣官之乏。而存皇祖拔幽功德于萬一。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子之至情也。于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相配。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

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
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
吏從之。南都善信。餽錢米不訾。飯僧懺誦。廣建水陸
道場。普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
雨而來。星霜趨于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文
皇帝所以雪冤拔滯于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遼禍未
歇。河東腥膻。所屠戮過當于往歲。文皇在天。憐然
于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
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皇家示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勸募于財力欲竭之時。不得不如是。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
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酌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
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異于髮膚恩勤則一亡
弟某某情所關于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瞻
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翁既具豈期蚤歲四親遞奪其
三養胡補于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耻有甚
于瓶罍念此碎心疚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
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

鍾伯敬全集下

者節。屈孟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聞浮
最作善之人。如慳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懺何追。乃諸
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接引之恩。親
蒙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泥犁。謹疏。

風吹仙梵出林飛。意致迢迢欲遠。

句有刻鏤字字飄動。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

如此亦無罪過

慧識正是答

卽其貪嗔癡之處。惺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落老婆心劫。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

疏。

亦可自蔽。

解人精會

悲酸之甚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遭○奇○哀○恩○愛○卽○成○冤○對○夙○迷○勝○果○靈○明○反○作○沈○淪○
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力○孰○超○生○死○痛○念○亡○男○肆○夏○
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
冠○婚○宦○以○未○嘗○筭○已○不○盈○乎○甘○載○貪○殺○滯○其○何○自○罪○
豈○能○積○乎○三○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
溢○長○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通○
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惺○身○無○慧○劍○識○
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西○土○沈○愛○河○而○作○

金一第...
没人津梁罔觀向苦海以求亡子鐘鼓何爲竊有癡
心祈伸鄙願想汝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子
以過太未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
于導引謹疏。

截不斷愛河之汨汨流聲弄穀能使人低徊。

貞心毅氣

可憐後事者
芝蘇矣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悔○人○欽○暴○革○何○煩○代○彼○興○哀○
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
以○供○武○服○廼○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
勝○則○爲○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
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
何○怨○乃○者○建○虜○鷓○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
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
予○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

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
致○之○必○敗○之○塲○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
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
多○強○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幽○冤○
之○氣○或○上○動○乎○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
將○士○者○固○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
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冀○津○梁○之○
普○度○謹○疏○

氣橫白山之雲○淚滿綠江之水○

流橫起

人善任

○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本吾邑北四十里舊有橋曰丘家橋潛沔及邑中走
郎子武漢孔道也其地曲岸高急二壁相拒恒有積
勢水盈澗皆怒而盈爲甚衝波擊岸而返無所釋憾
捍巨石如漂木屑橋力不支不能不圯圯而至於亡
矣官民濟者輿馬步皆病或溺焉澗則人行釜底懼
不脫於淵亡弟叔靜讀書橋左之龍禪寺曾慨然談
及造橋事僧復初者無所長一味專愚而顛能忍勞
而已弟曰此募造橋者之具也僧亦先見一馬墜岸

死。心動。聞弟言。心獨喜。自負力任募事。同年李長叔少叅爲之疏。於是繫銀鐙數丈於頸。擊析號通衢者三年。頸鍊礫街石有聲。石皆利頸。創垂出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於是燒其二指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橋之通石爲土人侵匿。搜之至爲所擊折臂。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天啓壬戌歲三月。予自南都歸。將入閩。王程嚴迫。居家僅旬餘。許爲之疏。而日不給力。亦不能施。僧恒明者。子族子也。力勸予成此事。而僧復初不知也。人有言予之不爲募疏及財施者。皆僧恒

明所持復初志。將與爲難。次年癸亥。子憂歸。客有談及此者。曰佛汰忍辱戒。嗔此豈僧之所爲。子心憐焉。此僧亦苦矣。私計有一人首捐百金爲大眾倡。彼二僧者何至是。然不敢以其事屬之。已亦不敢望之人也。子起入內。僧養明者在坐。謂弟快曰。而伯氏適動一念而中止。若知之乎。弟曰。不知。各罷。居月餘。子室人有寤而與子言者。曰。君昨夕與我言造橋事乎。子驚曰。未也。若安從問及此。曰。適夢君以百金造一橋。聞轉石邪許聲。而寤。子悚然。一念之動。萌蘖未成。

人我無主。而僧占色於外。女人感夢於內。惺雖非喜。施任事之人。而持地菩薩。及護法諸神。已署我作募造主矣。惺亦何力以逃之。乃先捐六十金。以其事告同年謝彥甫侍御。彥甫喜。立付十金於予。問予曰。事則善矣。收放橋金者爲誰。予對以自捐者自貯之。以待用。餘不敢知。彥甫曰。子誤矣。子任此事而不任收放。人將袖金而不出。子乃任收放事。以其言告李長叔。復喜。先是王茂才以橋許捐石百塊。封識二十金。待有首倡而後捐之。惺初念其費度可百五十金。可

成則取諸相知數人而足。弟快與鄉老杜君步其地而相度之。曰：此橋造之不如湏，後致頽圯，積石偎倚水中，助其怒行者之苦，乃甚於無橋。非三百金不可。有餘則菴住僧施茶，皆善因也。如是則其勢不能不仰於募，募非易事也。僧復初之效可見於前矣。且橋利速成，非塔廟等工，可以漸次有待。於是惺爲疏附長叔後，多書小冊，令相知者人持一冊，隨地隨人大要度其必施者，而後募之。寧少而與，勿多而許，使不爲空言。錢穀之數與橋費不甚相遠，而後役興焉。出

入年月絲毫皆有疏記。橋成之日。易以佳名。工費若干。同事者若而人。并勒碑陰。

末數語深得建造肯綮。

○○○酸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
身。宛轉乞恣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真
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
觀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關。不易達適。值阿
難大弟子破顛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
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
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識而微笑。
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蓄良藥候因。

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
分身。萬醃同濯甘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
謝世尊。世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
來之減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然此
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然真菩薩。卽
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真醃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借喻明切。可以發迷。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三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予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世亦吉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晨鍾驚惺河山。

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人與予姓名點畫
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
或告之矣相與驚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
一卷孟和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
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巖以
下皆是自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
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事有偶然適爲知者動耳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汰○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寄○不○住○
靡○本○不○辭○三○負○逋○二○舍○宅○他○之○僉○云○勇○決○撒○手○當○機○
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燼○
一○夥○鈍○師○厥○有○愁○公○名○愁○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
牢○籠○一○世○宵○遁○盡○歸○冤○頭○債○主○對○面○難○欺○賊○殺○安○弓○
我○言○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
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

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澹居慈

山二道人附記

直抒其解會不作怒張悲悼。

○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恨悲歎在此一滴解瓊共誠。

獻珠同疾。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鳥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紈扇可以無悲矣

竹鎖銘

并序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子畜其一銘曰

綠兮猗威兮蕤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籜籜敢勿諾古勁竹萌脫土

○ ○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禮○審○開○啟○脆○。乃○生○愛○後○金○剛○壞○。

煞趣○

○ 鍊鉢銘

并引

鎮○江○鍊○工○某○不○葷○。冶○鍊○爲○鉢○。不○貳○價○。價○則○飯○
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黑○四○際○。以○鍊○寫○之○蓋○此○意○。潤○州○古○塔○矧○厥○
類○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飯○。價○不○貳○。

北固衛公鍊塔今猶在用

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未見鍾銘亦饒古色

○ ○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烟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
蒼其正色

末句切當

○ ○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
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能具其體矣。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奇快可口。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闈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一硯

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為伯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 ○ 郭建初像贊
萍、太、匪、癯、戰、勝、匪、腴、爲、倏、爲、儒、將、安、居、問、翁、不、誣、請
示、阿、堵、

謂是神情在阿堵中。

○ ○ ○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墮、焉、寬、博、圖、書、丘、壑、以、
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駭、爾、碩、視、于、欲、
笑、鬚、眉、領、諾、彼、嬾、彼、姝、誰、貌、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
爾、則、彰、

可以得其人
矣

原有艷者在
與側

出其腴體矣。筆氣復道上。

○ ○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我用愛之。恐其太肖。

此就事作贊者。

○ ○ 崔徵仲像贊

子處闔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難披。子像意亦歎昔。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予還。

自成別致。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袖而棕其履也。而今笠矣。袖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袖而棕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只三折成文。却波濤洶洶。

○王永啟像贊

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永

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波瀾耳折
運出金題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爽氣橫空。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

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流奔電舉足擬其踈快。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
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
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
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松停石峙，皆發其止足之想。

○○○沈全吾大叅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烟日潤之不輟其芳骨嶮嶮如石
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
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語亦蒼秀

○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答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
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
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
坐察其日意所關常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

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蓋以此。

象既摹神，茲更能出其筆意。所云畫畫者。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湏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直出其不容言之妙。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干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干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容。吾以此愧夫晦叔。晦叔能得其不厭乎。其然其然。

○ ○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在。聽於無聲。天際之想。

巧。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子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僬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反映而出其美

○○○自題贊

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醜勿圖我許之從官有以足指畫其形者神怒激水崩岸曰帝負我物情之護醜而好妍如此子形寢頽見者每至失望江陵

胡君平手圖之而去。裴晉公有言。彼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請以蒹葭蒲柳之質。供君平兄弟一笑可也。

自謙應如是。

○曹太公像贊

能始
尊人

未識翁交翁兒。覩茲像壯疆時。幸瞻禮欽威儀。與翁子年俱衰。而翁貌似未移。若有翁吾翁。如我父感翁獨愉。壽過翁樂。則輸盡人子色。養殊瞻禮後。感歎初短韻取媚。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觀其貌則癯聞宗
文之風者以爲泯泯○清便○視其人則瘡人之精神偶
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脫甚

○ ○ 樞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山頂露漸棄冠巾○詩肩聳已擬負薪持以障日○其中
空洞無物○以手捫摸○亦熨貼而無不勻○何以清宵談
話○杯酒入唇○肝腸磊塊○思以頸血濺人○恩仇滿世○何
難用此幻泡之身○

可以想斯人之意氣。